宋史/卷3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三百四十八 ◄

宋史
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

► 卷三百五十 →

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弟:麟 子:雄 古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子:球

郝質

郝質，字景純，汾州介休人。少從軍，挽強為第一。充殿前行門，換供奉官，為府州駐泊都監，主管麟府軍馬，與田朏將兵護軍須饋麟州，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，質先驅力戰，斬首、獲馬數百。又與朏行邊，至柏穀，敵塹道以阻官軍，質禦之於寒嶺下，轉鬥逐北，遂修復甯遠諸柵，以扼賊沖。宣撫使杜衍、安撫使明鎬連薦之，且條上前後功狀，超遷內殿承制、並代路都監。大名賈昌朝又薦為路鈐轄。

使討貝州，文彥博至，命部城西。回河上有亭甚壯，彥博慮為賊焚，遣小校藺千守，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，千辭，質曰：「亭焚，吾任其責。」千去而亭焚。彥博將斬千，質趨至帳下曰：「千之去，質實使之，罪乃在質，願代千死。」彥博壯其義，兩釋之。質自此益知名。

賊平，遷六宅使，曆高陽關、定州、並代鈐轄，駐泊副都部署，龍神衛、捧日天武都指揮使，馬軍殿前都虞候，加領賀州刺史、英州團練、眉州防禦使。奉詔城豐州，進步軍副都指揮使、宿州觀察使。召還宿衛，改馬軍。英宗立，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，加安德軍節度使，為殿前副指揮使。神宗立，易節安武軍，為都指揮使。元豐元年，卒，帝親臨其喪，贈侍中，謚曰武莊。

質禦軍有紀律，犯者不貸，而享犒豐渥，公錢不足，出己奉助之。平居自奉簡儉，食不重肉，篤于信義。田腒不振而死，為表揭前功，官其一孫。在并州，與朝士董熙善，約為婚姻。熙死，家貧無依，質已為節度使，竟以女歸董氏。自為官，不上伐閱，從微至貴，皆以功次遷雲。

賈逵

賈逵，真定槁城人。隸拱聖為卒，至殿前班副都知，換西染院副使。從狄青征儂智高，戰於歸仁驛。既陳，青誓眾曰：「不待令而舉者斬！」時左將孫節戰死，逵為右將軍先鋒將，私念所部兵數困易衄，兵法先據高者勝，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，吾事去矣。即日引軍趨山。既定，賊至，逵麾眾馳下，仗劍大呼，斷賊為二。賊首尾不相救，遂潰。逵詣青請罪，青拊其背勞謝之。邕州城空，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，固辭。是時，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，獨逵無所犯。遷西染院使、嘉州刺史、秦鳳路鈐轄。

初，逵少孤，厚賂繼父，得其母奉以歸。至是，以母老辭，不許，而賜母冠帔。秦山多巨木，與夏人錯壤，逵引輕兵往採伐。羌酋馳至，畫地立表約決勝負。逵引弓連三中的，酋下馬拜伏，從逵取盈而歸。徙並代路，專主管麟府軍馬。熟戶散處邊關，苦於寇略，逵差度遠近，聚為二十七堡，次第相望，自是害乃息。畫鐵為的，激種豪使射，久皆成勁兵。一夕，烽火屢發，左右白當起，逵臥不應。旦而謂人曰：「此必妄也。脫有警，可夜出乎？」徐問之，果邊人燭遺物也。復徙秦鳳，去之十日，而代者郭恩敗。朝廷以逵為能，連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、馬步殿前都虞候，曆涇原、高陽關、鄜延路副都總管，以利州觀察使入為步軍副都指揮使。

都城西南水暴溢，注安上門，都水監以急變聞。英宗遣逵督護，亟囊土塞門，水乃止。議者欲穴堤以泄其勢，逵請觀水所行，諭居民徙高避水，然後決之。軍校營城外者，每常朝，即未曉啟門鑰，或輟朝失報，啟鑰如平時。逵言：「禁城當謹啟閉，不宜憑報者。」乃冶鐵鑄「常朝」字，俾持以示信。

遷馬軍副都指揮使，復總鄜延兵。延州舊有夾河兩城，始，元吳入寇據險，城幾不能守。逵相伏龍山、九州台之間可容窺覘，請於其地築保障，與城相望，延人以為便。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。逵言：「種諤處綏州降人於東偏，初雲萬三千戶，今乃千一百戶耳，逋逃之餘，所存才八百。蕃漢兩下殺傷，皆不啻萬計。自延州運粟至懷寧，率以

四百錢致一石。而緣邊居人，壯者但日給一升，罔冒何至大半。諤徒欲妄興邊事以自為功，不可不察也。」元豐初，拜建武軍節度使、殿前都指揮使。請不俟郊赦賜三世官，神宗曰：「逵武人，能有念親之志，其特許之。」數月而卒，年六十九。贈侍中，謚曰武恪。

竇舜卿

竇舜卿，字希元，相州安陽人。以蔭為三班奉職，監平鄉縣酒稅。有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之術，謝曰：「吾祿足養親，不願學也。」辟府州兵馬監押。夏人犯塞，舜卿欲襲擊，舉烽求援于大將王凱，凱弗應。舜卿度事急，提州兵出戰，勝之。明日，經略使問狀，凱懼，要以同出為報。舜卿歡然相許，不自以為功。為青淄路都監。海盜行劫，執博昌鎮官吏，肆剽掠，舜卿募士三百，悉擒之。使契丹，主客馬祐言：「昔先公客省善射，君當傳家法。」置酒請射，舜卿發輒中。祐使奴持二弓示之，一挽皆折。

湖北蠻徭彭仕羲叛，徙為鈐轄，兼知辰州。建請築州城，不擾而辦。帥師取富州，蠻將萬年州據石狗崖。舜卿選壯卒奮擊，蠻矢石交下，卒蒙盾直前，發強弩射，萬年州斃於崖下，遂拔之。左右欲盡剿其眾，舜卿不許，曰：「仕羲願內附，特為此輩所脅，今死矣，何以多殺為？」引兵入北江，仕羲降。擢康州刺史，加龍神衛、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、馬軍殿前都虞候，三遷邕州觀察使，曆邠甯環慶路副都總管。熙甯中，十上章求退，且丐易文階。改刑部侍郎，提舉嵩山崇福宮。以光祿大夫致仕，再轉金紫光祿大夫，卒，年八十八。謚曰康敏。

劉昌祚

劉昌祚，字子京，真定人。父賀，戰沒於定川。錄為右班殿直，主秦州威遠砦。青唐聚兵井鹽，經年不散。昌祚奉帥命往詰之，諸酋曰：「聞漢家欲取吾鹽井。」昌祚曰：「國家富有四海，何至與汝爭此邪？」與酋俱來，犒賚之，歡然帥眾去。遷西路都巡檢。使遼還，神宗臨試馳射，授通事舍人。夏人寇劉溝堡，昌祚領騎二千出援。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，卒遇之，戰不解。薄暮，大酋突而前，昌祚抽矢，一發殪之，餘眾悉遁。帥李師中上其功曰：「西事以來，以寡抗眾，未有如昌祚者。」知階州，討平毋家等族，又平疊州。轉作坊使，為熙河路都監。

從王中正入蜀，破篳篥羌。加皇城使、榮州刺史、秦鳳路鈐轄，又加西上閤門使、

果州團練使，知河州。元豐四年，為涇原副都總管。王師西征，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，受環慶高遵裕節制。今兩路合軍以出，既入境，而慶兵不至。昌祚出胡盧川，次磨齊隘，夏眾十萬扼險不可前。昌祚挾兩盾先登，夏人小卻，師乘之，斬首千七百級。進次鳴沙川，取其窖粟，遂薄靈州。城未及闔，先鋒奪門幾入，遵裕馳遣使止之，昌祚曰：「城不足下，脫朝廷謂我爭功，奈何？」命按甲勿攻。是夕，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，遇敵接戰，昌祚遣數千騎赴之。遲明，賊已退，遂謁遵裕，遵裕訝應援之緩，有誅昌祚意。既見，問下城如何，昌祚曰：「比欲攻城，以幕府在後未敢。前日磨齊之戰，夏眾退保東關，若乘銳破之，城必自下。」遵裕弗內，曰：「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傅壘，至旦入矣。」怒未解，欲奪其兵付姚麟，麟不敢受，乃已。明日，遣昌祚巡營，凡所得馬糧，悉為慶兵所取，涇師忿噪。遵裕圍城十八日，不能下，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遵裕師，軍遂潰。即南還，復命涇師為殿。昌祚手劍水上，待眾濟然後行，為虜所及，戰退之。至渭州，糧盡，士爭入，無復行伍，坐貶永興軍鈐轄。

明年，復徙涇原，加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知延州。時永樂方陷，士氣不振，昌祚先修馬政，令軍中校技擊，優者乃給焉。自義合至德靖砦，綿互七百里，堡壘疏密不齊，烽燧不相應。昌祚度屯戍險易、地望遠近、事力強弱，立為定式，上諸朝。夏人寇塞門、安遠砦，拒破之，殺其統軍葉悖麻、咩吪埋二人，蓋始謀攻永樂者。圖其形以獻。帝喜，遣近侍勞軍。

哲宗立，進步軍都虞候、雄州團練使、知渭州，曆馬軍殿前都虞候。渭地宜牧養，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，有馬者復增給之，謂之「馬口分地」。其後馬死不補，而據地自若。昌祚按舉其法，不二年，耗為復初。又括隴山間田得萬頃，募士卒五千，別置將統之，勁悍出諸軍右。朝廷歸夏人四砦，昌祚以為不可。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、冀州觀察使、武康軍節度使。卒，年六十八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毅肅。

昌祚氣貌雄偉，最善騎射，箭出百步之外。夏人得箭以為神，持歸事之。所著《射法》行於世。

盧政

盧政，太原文水人。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。虜薄西南隅，兵不得成列，政引數騎挑戰，發伏弩二百射卻之。日且暮，政說平曰：「今處山間，又逼汙澤，宜速退保後山，須明決鬥；不然，彼夜出，乘高蹙我，何以禦之？」平不聽，遂敗。政脫身

歸，黃德和誣平降賊，仁宗引政問狀，政言：「平被執，非降也。」因自陳失主將當死。帝義其言，赦之，以為供奉官、德州兵馬監押。預討貝州，率勇敢數百人，飛縗絓堞而登，守者莫能亢，大軍乘之以入。遷內殿承制。南征儂智高，亦有功。

曆秦鳳、高陽關都鈐轄。治平、熙寧中，為捧日、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、副都指揮使，涇原、定州、並代、真定四路副都總管，累轉祁州團練、昌州防禦、黔州觀察使。拜武泰軍節度使，政時年七十三，氣貌不衰，侍立殿下，雖久無惰容，能上馬踴躍，觀者壯之。早朝暴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。

燕達

燕達，字逢辰，開封人。為兒時，與儕輩戲，輒為軍陳行列狀，長老異之。既長，容體魁梧，善騎射。以材武隸禁籍，授內殿崇班，為延州巡檢，戍懷寧砦。夏人三萬騎薄城，戰竟日不決，達所部止五百人，躍馬奮擊，所向披靡。擢鄜延都監，數帥兵深入敵境，九戰皆以勝歸。囉兀之棄走，遣達援取戍卒輜重，為賊所邀，且戰且南，失亡頗多。神宗以達孤軍遇敵，所全亦不為少，累遷西上閤門使、領英州刺史，為秦鳳副總管。討破河州羌，遂降木征。遷東上閤門使、副都總管，真拜忠州刺史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

郭逵招討安南，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。入辭，神宗諭之曰：「卿名位已重，不必親矢石，第激勉將士可也。」達頓首謝曰：「臣得憑威靈滅賊，雖死何憚！」初度嶺，聞前鋒遇敵苦戰，欲往援，偏校有言當先為家計然後進者，達曰：「彼戰已危，詎忍為自全計。」下令敢言安營者斬。乃卷甲趨之，士皆自奮，傳呼太尉來，蠻驚潰，即定廣源。師次富良江，蠻艤鬥船于南岸，欲戰不得，達默計曰：「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，吾示之以虛，彼必來戰。」已而蠻果來，擊之，大敗，乃請降。師還，拜榮州防禦使。以主帥得罪而獨蒙賞，乞同責，不聽。

元豐中，遷金州觀察使，加步軍都虞候，改馬軍，超授副都指揮使。以訓閱精整，除一子閤門祗候。數被詔獎，進殿前副都指揮使、武康軍節度使。哲宗立，遷為使，徙節武信。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毅敏。

達起行伍，喜讀書，神宗以其忠實可任，每燕見，未嘗不從容。嘗問：「用兵當何先？」對曰：「莫如愛。」帝曰：「威克厥愛可乎？」達曰：「威非不用，要以愛為先

耳。」帝善之。

姚兕

姚兕，字武之，五原人。父寶，戰死定川，兕補右班殿直，為環慶巡檢。與夏人戰，一矢斃其酋，眾潰，因乘之，遂破蘭浪。敵大舉寇邊，諸砦皆受圍。兕時駐荔原堡，先羌未至，據險張疑兵，伺便輒出。有悍酋臨陣甚武，兕前射中其目，斬首還，一軍歡呼。明日，來攻益急，兕手射數百人，裂指流血。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，所向必克。敵度不可破，乃退攻大順城。兕復往救，轉鬥三日，凡斬級數千，卒全二城。慶軍叛，兕以親兵守西關，盜眾不得入而奔。兕追及，下馬與語，皆感泣羅拜，誓無復為亂。

神宗聞其名，召入覲，試以騎射，屢中的，賜銀槍、袍帶。遷為路都監，徙鄜延、涇原。從攻河州，飛矢貫耳，戰益力。河州既得，又為鬼章所圍，兕曰：「解圍之法，當攻其所必救。」乃往擊隴宗，圍遂解。累遷皇城使，進鈐轄。從攻交阯有功，領雅州刺史。破乞弟，領忠州團練使，進副總管，遷東上閤門使，徙熙河。與種誼合兵討鬼章於洮州，破六逋宗城，夜斷浮橋，援兵不得度，遂擒鬼章。真拜通州團練使。卒于鄜延總管，贈忠州防禦使。

兕幼失父，事母孝，凡圖畫器用，皆刻「仇讎未報」字。力學兵法，老不廢書，尤喜顏真卿翰墨，曰：「吾慕其人耳。」弟麟，亦有威名，關中號「二姚」。子雄、古。

弟 麟

麟字君瑞，兄兕攻河州時，俱在兵間。中矢透骨，鏃留不去，以強弩出之，笑語自若。積功至皇城使，為秦鳳副總管。從李憲討生羌，擒泠雞樸。再轉東上閤門使、英州刺史。元豐西討，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，勝於磨　　隘。轉戰向鳴沙，趨靈州，而高遵裕敗還，降為皇城使、永興軍路鈐轄，復為涇原副總管。夏人修貢，且乞蘭會壤土，麟言：「夏人囚其主，王師是征。今秉常不廢，即為順命，可因以息兵矣。獨蘭會不可與。願戒將帥飭邊備，示進討之形，以絕其望。」從之。督諸將討堪哥平，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狀，賜金帛六百。

元祐初，擢成州團練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曆步軍殿前都虞候、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。紹聖三年，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。安燾請留之，曾布曰：「臣嘗訪

麟禦邊之策及熙河疆域，俱不能知。願加敕儆，使之盡力。」韓忠彥曰：「奏對語言，非所以責此輩。」哲宗乃留麟不遣。尋拜武康軍節度使、殿前副都指揮使。王贍取青唐，麟以為朝廷討伐方息肩，奈何復生此大患。已而贍果敗。徽宗立，進都指揮使，節度建雄、定武軍，檢校司徒。卒，帝詣其第臨奠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。

麟為將沈毅持重，不少縱舍。宿衛士嘗犯法，詔釋之，麟杖之於庭而後請拒詔之罪，故所至肅然。

子 雄

雄字毅夫，少勇鷙有謀，年十八即佐父征伐。從討金湯，以百騎先登奪隘，又成荔原之功。韓絳薦其材，閱試延和殿。安南、瀘川之役，皆在軍行。曆涇原、秦鳳將，駐甘穀城，知通遠鎮戎軍、岷州，官累左騏驥使。紹聖中，渭帥章粲城平夏，雄部熙河兵策援，夏人傾國來，與之鏖鬥，流矢注肩，戰ＴＥ厲，賊引卻，追躡大破之，斬首三千級，俘虜數萬。先五日，折可適敗於沒煙，士氣方沮，雄賈勇得雋，諸道始得並力。城成，擢東上閤門使、秦州刺史。

明年，虜攻平夏，勢銳甚，城幾不守。雄與弟古合兵卻之。徙知會州，領熙河鈐轄。王贍略地青唐，羌人攻湟、鄯，詔雄與苗履援之。邈川方急，雄適至，羌望見塵起，驚而潰。圍既解，遂趨鄯州，履後期乃至，贍言蘭溪宗有遺寇，宜悉蕩平之。履即往，雄諫不聽，戒所部嚴備以待。俄而履師退，賊追及，雄整眾迎擊，破之，獻馘二千。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，徙河州。種朴戰沒，王贍軍陷敵中，雄自鄯至湟，四戰皆捷，拔出之。遂築安鄉關，夾河立堡，以護浮梁，通湟水漕運，商旅負販入湟者，始絡繹於道。加復州防禦使。

建中靖國初，議棄湟州，詔訪雄利害。雄以為可棄，遂以賜趙懷德，徙雄知熙州，進華州觀察使。蔡京用王厚復河湟，治棄地罪，停雄官，光州居住。三年，得自便。後論為責輕，復竄金州。明年，乃聽歸。高永年死，西寧諸戍阻絕，起雄權經略熙河、安輯復新邊使。知滄州，加捧日、天武四廂都指揮使，復為熙州，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、步軍副都指揮使，拜武康軍節度使。召詣闕，為中太一宮使。引疾納節鉞，改左金吾衛上將軍，又以武康節知熙州。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，唯雄三至，凡六年。未幾，以檢校司空、奉甯軍節度使致仕。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武憲。

子 古

古亦以邊功，官累熙河經略。靖康元年，金兵逼京城，古與秦鳳經略種師中及折彥質、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。時朝命種師道為京畿、河北路制置使，趣召之，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。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、宣撫京畿、河北、河東，平仲為都統制。上方倚師道等卻敵，而種氏、姚氏素為山西巨室，兩家子弟各不相下。平仲恐功獨歸種氏，忌之，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，欲夜劫斡離不營。謀泄，反為所敗。

既而議和，金兵退，詔古與種師中、折彥質、範瓊等領兵十余萬護送之。粘罕陷隆德府，以古為河東制置，種師中副之。古總兵援太原，師中援中山、河間諸郡。粘罕圍太原，內外不相通。古進兵復隆德府、威勝軍，厄南北關，與金人戰，互有勝負。太原圍不解，詔古與師中掎角，師中進次平定軍，乘勝復壽陽、榆次等縣。朝廷數遣使趣戰，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，而二人失期不至。師中回趨榆次，兵敗而死。金人進兵迎古，遇於盤陀，古兵潰，退保隆德。詔以解潛代之。古之屯威勝軍也，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，既又勸古遁去，故兩郡皆潰。李綱召安節，斬于瓊林苑。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，詔安置廣州。

楊燧

楊燧，開封人。善騎射，應募隸軍籍，從征貝州，穴城以入。賊平，功第一，補神衛指揮使。又從征儂智高，接戰，手殺數十人，眾乘之而捷。擢萬勝都指揮使，遷榮州團練使、京城左廂巡檢。救濮宮火，英宗識其面，及即位，以為鄧州防禦使、步軍都虞候。曆環慶、涇原、鄜延三路副都總管，至馬軍副都指揮使，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、殿前副都指揮使。卒，贈侍中，謚曰莊敏。

燧初穴貝州城時，為叛兵所傷，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。及貴，順已死，訪恤其家甚至。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，一切收養之。人推其義。

劉舜卿

劉舜卿。字希元，開封人。父鈞，監鎮戎兵馬，慶曆中，與子堯卿戰死于好水。舜卿年十歲，錄為供奉官，曆昌州駐泊都監。諭降瀘水蠻八百人，誅其桀驁驁者。知水洛城。

神宗經略西邊，近臣薦其能，召問狀，對曰：「自元昊稱臣，秦中不復戒嚴。今宜先自治。」帝善之，命訓京東將兵。一年，入閱於內殿，帝歎曰：「坐作有度，其可用也。爾無忘世讎，勉思忠孝，期以盡敵。」舜卿泣謝，即日加通事舍人。

環慶有警，詔帥長安兵赴之，乃單騎馳往慶州，至則難已解。知原州，改秦鳳鈐轄。襲擊西市城，先登有功，遷皇城副使。久之，知代州，加客省副使。遼遣諜盜西關鎖，舜卿密易舊鑰鐍而大之。數日，虜以鎖來歸，舜卿曰：「吾未嘗亡鎖也。」引視，納之不能受，遂慚去，誅諜者。

轉西上閤門使、知雄州。始視事，或告契丹遊騎大集，請甲以俟，舜卿不為動，乃妄也。契丹系州民，檄索之，不聽。會有使者至，因捕取其一以相當，必得釋乃遣。在雄六年，恩信周浹。

元祐初，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高州刺史、知熙州。夏人聚兵天都，連西羌鬼章青宜結，先城洮州，將大舉入寇，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，會諸將議方略。使姚兕部洮西，領武勝兵合河州熟羌搗講珠城，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；種誼部洮東，由哥龍谷宵濟邦金川，黎明，至臨洮城下，一鼓克之，俘鬼章並首領九人，斬馘數千計。遷馬軍都虞候，再遷徐州觀察使、步軍副都指揮使、知渭州。召還宿衛，未上道，卒，贈奉國軍節度使，謚曰毅敏。

舜卿知書，曉吏事，謹文法，善料敵，著名北州。

宋守約

宋守約，開封酸棗人。以父任為左班殿直，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，選知恩州。仁宗諭以亂後撫禦之意，對曰：「恩與他郡等耳，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，故人心不自安。臣願盡力。」徙益州路鈐轄，累遷文州刺史、康州團練使、知雄州，曆龍神衛、捧日天武都指揮使，馬步殿前都虞候。

入宿衛，遷洋州觀察使。衛兵以給粟陳嘩噪，執政將付有司治，守約曰：「禦軍安用文法！」遣一牙校語之曰：「天子太倉粟，不請何為？我不貸汝。」眾懼而聽命。進步軍副都指揮使、威武軍留後。神宗以禁旅驕惰，為簡練之法，屯營可並者並之。守約

率先推行，約束嚴峻，士始怨終服。或言其持軍太急，帝密戒之，對曰：「臣為陛下明紀律，不忍使恩出於臣，而怨歸陛下。」帝善之，欲擢置樞府，宰相難之，乃止。故事，當郊之歲，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，配下軍以警眾，當受糧而倩人代負者罰，久而浸弛，守約悉舉行之。所居肅然無人聲，至蟬噪於庭亦擊去，人以為過。蒞職十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贈安武軍節度使，謚曰勤毅。

子 球

子球，以蔭幹當禮賓院。條秦、川券馬四弊，群牧使用其議，馬商便之。再使高麗，密訪山川形勢、風俗好尚，使還，圖紀上之，神宗稱善，進通事舍人。帝崩，告哀契丹，至，則使易吉服，球曰：「通和歲久，憂患是同，大國安則為之。」契丹不能奪。積遷西上閤門使、樞密副都承旨。為人謹密，朝日所聞上語，雖家人不以告。卒於官。

論曰：自郝質至宋守約，皆恂直忠篤，為一時名將。遭世承平，邊疆少警，擁節旄，立殿陛，高爵重祿，以壽考終，宜也。姚氏世用武奮，兕與弟麟並有威名，關中號「二姚」。兕之子雄，亦以戰功至節度使，而古竟以敗貶，其才否可見已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